

書 叢 學 文

光 之 暗 黑

著 泰 斯 爾 托 國 俄

譯 存 演 鄧

社 學 共

共 學 社
文 學 叢 書

俄國托爾斯泰著
鄧演存譯

黑
暗
之
光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共學社文學叢書
黑 暗 之 光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三版

每册定價大洋叁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俄國託爾斯泰

譯述者

鄧演存

發行兼
印刷者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Kung Hsue Shih Series

THE LIGHT THAT SHINES IN DARKNESS

By

LEO TALSTOY

Translated by

TENG YEN TSUN

1st ed., Jan., 1922

3rd ed., May, 1931

Price: \$0.35,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序

鄧演存君把這本戲劇譯成以後，拿來對我說：『你是研究宗教底；請你念一念這書念完之後，還請將個人的感想寫一點出來，作爲這譯本底敍言。』因此，我不得不仔細地看過一遍——不是爲着要寫敍言，是要從中找出些少對於宗教底教訓。

人的理性是不會錯誤底；人的宗教也不是全然壞的，會錯會壞底緣故都是受習慣制度底蒙蔽或感情權力底引誘和壓迫，所以有制度，有權力，有感情底事體所發生底謬誤常比那些沒有底多而且易。這劇本底主意就是描

畫一個信仰真理底人——尼古拉斯——怎樣和制度，習慣，感情，權力決鬥。他對於布施，自役，勸說等等願望和行爲雖然失敗，可是他深信後來定有人會了解他所信底真理是靠得住底。

思想和制度常會發生衝突底緣故就是因爲制度屢要硬化思想，使他不能融通流轉。然而思想和真理底距離是很近的，他底不受拘束和恆久發展底性質也和真理一樣。宗教思想和教會制度底衝突，多是爲着教會擅用感情擁護一種化石的思想——信條和儀式——來抨擊理性。教會常常這樣辦，所以弄到教義和

行為背道而馳！基督教是建基於「愛」，「生命」，「光明」上頭底；然而歐戰時，有鼓吹從軍底牧師，有代派誠報底教會。這正和本劇主人尼古拉斯對謝立新神父所說：「教會倒反祝福那殺人底軍隊」底話相應了。

人類底宗教心是真實的，一切行為依着這心去做，就永無失敗底時候。但這心一入教會的制度裏，其危險立見。所以金鑰在前，要用工夫辨別一下。若是你想着你有一種宗教的行為是對，就要盡心盡力受持他，雖然喪掉你底榮譽，快樂，甚至於生命，也要堅持到底的。以血滅罪底耶穌說：『我來了，兒子要和父親生疏；

女兒要和母親生疏；媳婦要和婆婆生疏。人底仇敵就是自己家裏底人。』看這本戲劇就知道他底意思：第一是不用感情去迷惑真理；第二是要憑着各人純正的信仰去和舊制度決鬥，雖是至親的人也不必顧惜。這雖名為劇本，其實就是社會的福音，不論在什麼地方都可以現身說，現身演底。人們，你們能為社會和宗教發起無量無邊的指導心，而排演這劇，宣傳這劇麼？戲院就是你們底道場；社會就是你們底道場；反過來說，社會就是你們底戲場，快把他排演出來罷。

一九二一年，九月一日，許地山，在上海。

劇中人物

尼古拉斯伊凡魯域沙令脫色

瑪利伊凡魯拿（或稱瑪沙）
他的妻

劉巴（或劉博力古李拿）

美西

開素

史提芬

文尼亞

蜜脫芬美脫

文尼亞的教師

他們的兒子

他們的女兒

黑暗之光

彼得沙門魯域克鶴脫色

亞力山大伊凡魯拿

李沙
他們的女兒

却藍順魯華
公爵夫人

鮑力斯
却藍順魯華的兒子

湯尼亞
却藍順魯華的女兒

惠沙利
神父 村裏的牧師

謝立新
神父

愛力色斯美海魯域斯他蒿斯其

尼古拉斯家裏保姆和僕從

衣文

色別順

以夫蘭

被德

農婦

馬麗沙卡

阿列三德彼脫魯域

一個村裏的巡士

律師

亦古

書記

木匠

巡兵 將軍 大佐 副官 兵士

依文的妻

依文的女兒

農夫

農夫

警官 速記者 小禮拜堂的牧師 醫院裏
的病人 生病的官 醫生長 外科醫生
防守的人 伯爵夫人及其餘在尼古拉斯家
裏跳舞會的賓客 彈琴的人

第一幕

佈景

戲台上陳設一個很華富別墅的洋臺。洋臺的前面是花園，網球場，和打木球的地方。那些小孩子同他們的保姆都在那裏玩木球。瑪利伊凡魯拿是個四十歲，美麗，端雅的婦人，和伊的姊姊亞力山大伊凡魯拿，一個四十五歲，又肥，又笨，又獨斷的

婦人及伊的丈夫彼德沙門魯域克鶴脫，色三人一塊坐在洋臺上；彼德是個很肥，很壯健，容貌污穢，鈍笨的男子，身穿夏季衣服，戴着眼鏡。他們大家都坐近一張早餐桌旁；桌上擺有茶缸和咖啡。大家喝着咖啡；彼德沙門魯域正在那裏吸煙。

亞力山大 假使你不是我的妹子，尼古拉斯伊凡魯域不過是一個熟識的人，不是你的丈夫，我却可要查查究究這些新奇動人的事，或者我還要扶助尼古拉斯哩。我看這事倒很巧妙。我看你的丈夫却效傻子的行爲，一味做傻子，我不能不告訴你我心裏的感

黑暗之光

想。我還要告訴他，就是你的丈夫咧。我要一直對親愛的尼古拉斯說出來。誰也我不怕的。

瑪利 我一點都不措意，我自己也看得見。不過我却不想到這般的重要就是了。

亞力山大 你或者沒有想到也說不定，但是我確實對你說：倘若你讓他繼續下去，你們一家的人都要變成叫化子了。那就是這種事情的所由……

彼德 變成叫化子！連他們的財產一同帶去麼！

亞力山大 是，變成叫化子。不要插嘴！你常常

以爲男子做的事自然都是正當的。

彼德 我不曉得。我不過說……

亞力山大 你從不會曉得你所談的事，你們

男子漢一起首胡說亂道就不曉得說到什麼地方纔能終止。倘若我處於你的地位，我一定不贊成這事，我當設法遏制這事。我從來沒有聽過這種的事情：丈夫是一家之主，却一天到晚一點事都不做，四週無度的游蕩，怠忽他的家務，荒棄各種的事情。我早曉得這事將來得着怎樣的結果了！我全都曉得清清楚楚。

彼德 （對瑪利。） 請你解給我聽，瑪利，尼古

拉斯又得着什麼新狂病啦？那些提倡自由主義的人哪，州裏的議會哪，制定的學校哪，閱報室哪，以及其餘一切的東西——我全都曉得。就是社會主義大家，罷工，每天八點鐘的工作——我也曉得。但這又是什麼事呢？請你解說解說。

瑪利 他昨天已經告訴你了。

彼德 我所得的就是我不能理會的。什麼福音書，登山寶訓，禮拜堂，都是無用的東西。但是沒有禮拜堂，我們又到什麼地方去禱告呢？

瑪利 那就是這事受害最深的地方。他對於

什麼東西都想破壞，又不想法建設些東西來替代破壞的東西。

彼德 這事又怎樣會發生的呢？

瑪利 這事是在舊年他的姊姊死的時候就發生了。他一天到晚的憂鬱，不歇地說死，那時便得着病。這是你曉得的。後來他的傷寒症好了，他也就一概都改變了。

亞力山大 春季的時候他還到莫斯科來看我們，那時他是很溫文的，還和我們打紙牌咧。那時我看他倒沒有什麼，和平常一樣的吧。

瑪利 是；但是那時他已經改變了。

黑暗之光

彼德 怎曉得呢？

瑪利 他從前待他的家人完全無有特異的地方，新約全書差不多是他的心愛物一樣。一天到晚都談新約全書，晚上就是不睡覺也爬起身來讀，有時還記錄起來，一段段，一節節的騰寫清楚。有時又去找僧正，老年的修道士談論宗教。

亞力山大 從前尼古拉斯可到禮拜堂那裏懺悔，和行聖餐禮麼？

瑪利 從前他并不到禮拜堂懺悔，行聖餐禮的；自從結婚之後，一共二十五年，他都是到修道院裏懺悔，行聖餐禮；後來他斷定懺悔

和到禮拜堂都是無用的，他就不去了。

亞力山大 你看他這樣前後相反！上一個月

他還到禮拜堂齋戒，現在忽然間却全都變成沒用的東西了！

瑪利 那麼，你去勸勸他吧。

亞力山大 我去，我自然要去。

彼德 那不見得這麼緊要。

亞力山大 那對於你自然不見得緊要，因為

男子心裏是沒有宗教的。

彼德 你讓我說。我說的並不是這話。倘若尼

古拉斯不到禮拜堂去，新約全書又從什麼

地方來呢？

瑪利 他說我們應該照着登山寶訓的教義

去行，將所有的都拿出來送給人家。

彼德 倘若什麼東西都送給人家，我們自己又怎樣生存呢？

亞力山大 在登山寶訓裏，什麼地方命我們

和僕人握手呢？不過說『柔和的人有福』罷了，沒有一字是說握手的呀！

瑪利 自然是他相信過度的緣故，他無論接

受什麼東西，都是這樣的。有時弄音樂，有時赴學校，……但是總不肯讓我安靜些時就

是了。

彼德 他為什麼事到鎮裏呀？

瑪利 他並沒有告訴我，我曉得他一定是到鎮裏去旁聽那偷木的案子。就是那班農夫把我們的樹林斬了些下來的公案。

彼德 是斬那些大杉樹林麼？

瑪利 是；後來被人告到法庭裏，法庭判決他們賠償損失，還定監禁的罪。今天又是開庭審判的日子。我想他一定是因這事到鎮裏的。

亞力山大 尼古拉斯一定是饒了他們；明日那些村人又要把花園裏的樹也掘去了。

瑪利 他們看起來老早便開始掘樹了。所有的蘋果樹差不多給他們斬斷，田裏也踐踏

到不像樣子。他却寬仁大度的饒了他們。彼德 很不凡呀！

亞力山大 那就是我所以喊你要插手干涉的緣故。倘若這事再照這樣接續下去，什麼東西都沒有了。我想那就是你做母親的責任，應該拿一點手段出來。

瑪利 我怎能做些什麼事呵？

亞力山大 你能做些什麼事？遏止他哪，設法使尼古拉斯了解這是做不得的事哪。你是有兒女的人，怎能不做他們的榜樣呢！

瑪利 這事倒很難，我只好試試看，希望手到成功，好像我從前遏止他別的昏迷的事一

樣。

最好教文尼亞脫離了學校。

亞力山大 不錯，上帝一定幫助那些自助的人，你要設法把他弄醒來使他曉得他并不是單獨的，不是照着正路走的。

瑪利 最不好的就是他并不關心兒女。什麼

麼。的事兒都弄錯了，他却不教我應該做些什

事都要我自己一個人去安排。一方面，我有

彼德 好奇怪呀！

一個手抱的嬰兒；別方面，有兩個長大的兒女，——一個女兒一個兒子——他們全都要我

亞力山大 一點都不奇怪。那就是你們男子漢尋錯找過，不做事的通常慣技。

時時留心指導；但是只有我一個人。尼古拉斯從前是個很遲到，很愛惜兒女的父親。現在他一點東西都不管了。昨晚我告訴他文尼亞很懶惰，學校考試又考得不好，他却說

瑪利 史提芬已經畢業了，一定要找些事兒做做，他的父親却一句話都不提及。史提芬願意去做文官的事。他的父親却說做文官是沒用的，他想去陸軍衛騎兵，尼古拉斯

伊凡魯域又不贊成。史提芬問他的父親要

他做些什麼事，他的父親却反轉來問他：爲

什麼不去耕田？耕田的事比做文官還要好

得多咧。喊史提芬做些什麼事呀？他跑到我

跟前來問我，我本可以定奪的。但是那實行

的權，是操諸他父親的手呀！

亞力山大，你應該明明白白地對尼古拉斯

說呵。

瑪利 是；我一定要對他說。

亞力山大 你明明白白地告訴他，就說：你真

個不能維持了，你盡你的義務，他也要盡他

的義務。否則，最好尼古拉斯把家產交給你

去管理。

瑪利 唷，那是無趣的！

亞力山大 倘若你願意，讓我對尼古拉斯說。

我就要一直地對他說。

（一個年輕的牧師走進來，有點羞怯剛健

的樣子。他帶着一本書，和那些在場的人行

握手禮。）

惠沙利 我來找尼古拉斯伊凡魯域。我——我

還給他一本書。

瑪利 他到鎮裏去了，但不久就要回家的。

亞力山大 尼古拉斯借給你一本什麼的書

兒呀？

惠沙利，那書是利南的——是一本書——是一本耶穌傳。

彼得 嘻，你却讀這本書兒。

亞力山大（侮慢的樣子）尼古拉斯伊凡

魯域借這書給你看麼？你還是贊成尼古

拉斯還是贊成利南先生呢？

惠沙利（聳動的樣子，點着枝香煙）不錯，

那書是尼古拉斯伊凡魯域借給我看的。我

自然不贊成這本書。倘若我贊成這本書，我

也不是個教會裏的忠僕了。

亞力山大 你既然是個教會的忠僕爲什麼

不設法感化感化尼古拉斯伊凡魯域呢？

惠沙利 若照我說起來，各人都有各人的意

見。若照我說起來呢，尼古拉斯伊凡魯域所

說的話都是含有真理的。但是從大處上說，

關於教會的事兒，尼古拉斯却是——是——

是——謬誤的。

亞力山大 尼古拉斯伊凡魯域又說過些什

麼含有真理的話呢？山上說教命我們把東

西捨給別人，教我們的家人都變成叫化子。

那是真理麼？

惠沙利 家家人在禮拜堂裏行祭祀禮，禮

拜堂的神父却祝福家家人，他們可不是

這樣麼？但最高的美德是要拋棄世俗的利

益的。

亞力山大 這對於那些聖徒自然是極好的，
至於平常的人只要能做一個好基督教徒，
總算不錯的了。

惠沙利 沒有人能說，他被譴到地上來，爲的
是什麼事兒。

亞力山大 我猜你是結了婚了。

惠沙利 是的。

亞力山大 你有兒女沒有呵？

惠沙利 有；生了兩個。

亞力山大 那麼你爲什麼不把世俗的幸福
拋棄了，却只顧吸烟呢？

黑暗之光

惠沙利 我可以說：那是因爲我軟弱和卑陋
的緣故，所以我不願拋棄。

亞力山大 我看起來：你不但不去警醒 尼古
拉斯伊凡魯城，你却還要從旁幫助他；我老
實對你說：那是很不正當的。

（保姆走進來。）

保姆 你沒有聽聞小孩子哭麼？請你到他那
裏去罷。

瑪利 我來了，我來了！（退。）

亞力山大 我倒爲我的妹子很擔憂。我看她
這樣的受苦，管理一家人家，不是樁容易事
兒——七個兒女，內中一個還是懷抱小兒呢。

尼古拉斯用他的時髦理論——我想他是壞在這裏——（用手指她的頭）——現在請你老實告訴我：你闡發的新宗教，到底是什麼東西？

惠沙利 我實在不懂你的話。

亞力山大 請你不要假裝不懂。我問你的話，你完全曉得的。

惠沙利 但是，請恕我——

亞力山大 我且問你：什麼是信條；你們和農夫行握手禮，准許農夫斬伐你們的樹木，送錢給他們去喝酒，拋棄你們的家人，這却依那一條信條而行的？

惠沙利 我不曉得。

亞力山大 尼古拉斯還說這是基督教的教訓呢。你是個正教會的牧師，所以你是應該曉得，應該說明基督教的教訓：是不是慫恿人家去偷東西的。

惠沙利 但是我——

亞力山大 否則你為什麼稱你自己為牧師呢，為什麼披長髮，穿長袍呢？

惠沙利 從沒有人問過我們這種事情。

亞力山大 真的！很好，我就問你。昨天尼古拉斯伊凡魯域說福音的命令是『捨東西給求你的人』；這句又怎樣解釋呢？